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西山文集卷三十四

宋 真德秀 撰

題跋

跋錢文季少卿維摩庵記

安濟坊既成欲自為數語志諸壁未暇也偶得錢君此記其言維摩詰非有位者也能視人之病為己之病今吾徒奉君命食君祿乃不能以民病為己責是詰之

罪人也嗚呼斯言至矣使自為之亦何以過此哉遂以錢公舊刻榜于維摩室以示來者庶幾有所感動而興起云

跋安吳二宣撫所稱安居士帖

觀安吳二公之書則君之為一世奇士也可知也予聞青城峩眉諸山往往有隱君子在焉而世人莫之識如安君者固有識之者矣而莫或用之卒流落東南以死其可惜也夫其亦可歎也夫

跋吳仲堅史論

余端憂多暇因疏古今興亡事數十條于讀書記將與
兒姪輩講論其所以然仲堅吳兄見之廼筆為一篇其
學術有本源其議論有根據其文勢有闡闢予再三讀
歎息不能已政使自為之復何以過此哉雖然天下之
義理無窮古今之事變亦異以仲堅之學力誠能充長
不已則其議論文采又將以進乎此者予將屢歎而未
休也歲壬午孟秋十日某書以勉之

跋豫章黃量詩卷

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此唐貫休語也予謂天地間
清明純粹之氣盪薄充塞無處不見顧人所受何如耳
故德人得之以為德材士得之以為材好文者得之以
為文工詩者得之以為詩皆是物也然才德有厚薄詩
文有良窳豈造物者之所畀有不同邪詩曰瑟彼玉瓚
黃流在中玉瓚至寶也黃流至潔也夫必至寶之器而
後能受至潔之物世人胸中擾擾私欲萬端如聚蟻虺

如積糞壤乾坤之英氣將焉從入哉故古之君子所以
養其心者必正必清必虛必明惟其正也故氣之至正
者入焉清也虛也明也亦然予嘗有見於此久矣方其
外誘不接內欲弗萌靈襟湛然奚慮奚營當是時也
氣象何如哉溫然而仁天地之春肅然而義天地之秋
收斂而凝與元氣俱貞伴與而休與和氣同游則詩與
文有不足言者矣此予之所自得未嘗以告人雙井黃
子橐其詩數百首謁予於星沙子眎其人襟韻豁然若

無所滯礙者故樂為言之行乎勉哉異時望子之眉睫
而知其詩之進否矣雖然予所以誅子者豈獨詩也哉

書譙閔王事迹後

按譙王初與零陵太守尹奉建昌太守長沙王循衡陽
太守淮陵劉翼舂陵令長沙易雄同舉兵討賊其後魏
又攻長沙城中固守相持且百日翼戰死又遂拔長沙
則翼之與城蓋相為存亡也魏又以檻車載譙王及易
雄送武昌王既中涂被害雄之與王又相為存亡也二

人者不獲從王之祀可乎又王之舉兵宜都內史周級使其兄子該詣長沙申疑魏乂等攻湘州急王遣該及從事周崎間出求救皆為邏者所得崎既抗解楊之節該被拷至死終不言其故亦可謂志義之士矣該雖非王官屬然實為王而死崎既從祀該不當獨遺及王之被執佐吏奔散惟主簿桓雄書佐韓階從事武延毀服以從不離左右雄既為乂所殺階延執志愈固卒送王喪至都葬之而去三人者志節畧同而雄又以死間階

既與祀矣，雄與延乃未之及。何邪？若鄧騫者，雖有先知之明，且嘗為王求援於甘卓，卓留之不從，非不忠於所事者。及城陷，王死，乃為魏弋別駕，毀節事讎，良所未喻。今以劉翼、易雄、桓雄、武延、周該並從祀于廟，而黜鄧騫，庶以昭君臣之大義，使抗志不渝者，知所勸而執節不終者，亦知所戒云。

跋章冠叟困齋記

冠叟以困名齋，餘二十年前乎，此身未嘗困也。今則真

困矣易於澤無水之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夫窮達得喪制命於天世之以學自名者孰不知之一旦居窮處約焦然如鮒之在涸轍其能真委之命而不戚嗟涕沱者幾希盖理未窮性未盡而所謂命者亦知其粗焉而已聖人於困之象不曰知命而曰致命致云者推致其極而無一毫不至之謂也其指顧不深哉學者用力之方其亦曰窮天下之理而已爾理窮而後能盡性性盡則至於命焉理也性也命也亦曷嘗有二邪富貴而不

知命志未嘗不鬱困窮而知命志未嘗不紆此致命之
所以遂志也張子曰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冠叟其
有味於斯言則天之所以厄冠叟者祇所以玉冠叟也
予方歸隱西山將以是自勉冠叟其亦知所勉哉異時
望子之眉睫而知其志之遂與否也

推致其極本伊川
說後見本義以致

命為委致其命乃知推
致之說未盡姑記于此

了翁帖

李忠定公跋臨江蕭君所藏了翁帖謂其不循古人格

輟自有一種風味今觀此帖信然其曰山陽盜歎之餘
衰索殊甚隨緣安處盖所謂素患難而行乎患難者
故雖嶺陬海隅蠻煙瘴雨之地未嘗不安也况山陽乎
高風凜然可畏而仰

跋晦翁感興詩

乾之四德迭運不窮其本則誠而已矣誠即太極也其
所以播羣品者誠之通也其所以固靈根者誠之復也
通則為仁為禮復則為義為智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

一太極也然動靜循環而靜其本故元根於貞而感基於寂不能養未發之中安得有既發之和故此詩謂世人之擾擾適以害道不若林居之士靜觀密察猶能探萬化之原要之道無不在初不以出處喧寂為間善學者當求先生言外之意云

跋鄭大惠飯牛集

予嘗為豫章黃量題其詩卷云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此唐貫休語也天地間清明秀傑之氣盤礴充塞

無處不有顧受之者何如耳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
玉瓚至寶也黃流至潔也夫必至寶之器然後能受至
潔之物世人胸中擾擾垢污萬端如聚蟻虺如積糞壤
乾坤清氣將焉從入哉清氣不入其中則雖求片言之
有味且不可得況能摹寫大化羅絡萬象道人所不到
者乎黃生頗以余為知言谷口鄭君亦予所謂飯牛集
者其詩清絕可愛讀之如咀冰雪意必有得於此故書
以勉之

跋蕭定夫所藏胡文定碧泉詩卷

碧泉詩卷財數紙爾而胡氏父子昆弟師友手澤皆在
焉伊洛二先生之學賴龜山楊氏傳之而南文定得之
以授五峯五峯傳之南軒其道益以光大此卷諸詩雖
為泉流而作然玩其辭意則師友間授受之微指有蔚
然可見者非尋常賦詠比也蕭君其尚寶之哉

跋張魏公不欺室銘

衛武公年九十五矣猶作抑戒以自儆曰相在爾室尚

不愧於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覲蓋耄期不亂如此故
其沒也謂之叡聖武公張忠獻公作此銘於易箚之時
其視武公尤有加馬王忠文公與公均為一代正人故
其詩與銘大畧同旨後之君子有志於正心誠意之學
者當深味其旨

題劉靜春與彭止堂帖併彭仲誠墨莊五詩後
靜春之學窮幽探微止堂之節星日同輝惟仲誠又示
余斯帖使我慨然興懷前哲清泉鑑物菡萏浮香我讀

君詩如游墨莊老成云亡典型猶在謂仲誠也尚為斯文努力自愛

跋陳復齋為王實之書四事箴

余在星沙以廉仁公勤四事勉僚屬王實之作此箴遺予嘗揭之幙府之壁與同僚共警焉今復齋陳公師復又為大書此本實之之箴明厲峻切讀者已知悚畏復齋之字森嚴清勁見者便如端人正士之在前尤當凜然興敬也

跋郟氏族系

郟氏本末具見於春秋夫耨婦饁相敬如賓此其所以興族大而侈情棄君命此其所以替然則一敬一肆而家族之盛衰基焉亦可畏矣自春秋後數百年而詵顯于晉自晉後幾千年而太冶君復以高第有聞于時東坡有云君子之澤豈止五世而斬蓋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信哉侍郎王公既為韓其族姓之所出予復為推其盛衰之由以書于後

跋楊和父印施普門品

余自少讀普門品雖未能深解其義然嘗以意測之曰
此佛氏之寓言也昔唐李文公問藥山禪師曰如何是
黑風吹船飄落鬼國師曰李翱小子問此何為文公怫
然怒形於色師笑曰發此瞋恚心便是黑風吹船飄落
鬼國也吁藥山可謂善啟發人矣以是推之則知利欲
熾然即是大坑貪愛沉溺便為苦海一念清淨烈焰成
池一念警覺船到彼岸災患纏縛隨處而安我無怖畏

如械自脫惡人侵凌待以橫逆我無忿嫉如獸自奔讀
是經者作如是觀則知普陀大士真實為人非浪語者
楊君和父刊本以傳輒誦淺間下一轉語庶幾觀者不
無小補云

跋傅侍郎奏議後

右竹隱先生侍郎傅公奏議十卷建安真某伏讀而歎
曰嗚呼此足以觀公立朝事君之本末矣昔柳下惠為
士師三黜孔子取之孟子因枉尺直尋之間反復論辯

終之曰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學者平時誦孔孟之言孰不以直道自期一旦立人之朝寵祿餌於前而刑禍怵於後鮮有不委已徇人而畔其素學者雖或勉強於一時之暫而知之不深守之不固一絀而悔者有矣若再三絀焉而不悔則幾希矣至於直道自持終其身而不悔則雖古昔亦無幾焉求之於今若公者其可謂庶幾乎此矣蓋公前後立朝者三初為將作丞其去臺閣無幾也中為郎為卿典領餉事其去侍從無幾也晚

為諫大夫勸講經幄其去執政又無幾也使它人處此
借委曲就事之名以行其容身固位之計顧何嚮弗獲
而公則不然當慶元初韓侂胄始用事既逐宰相以顯
大權遂欲借朋黨之名以空在廷之善士中外震懼無
敢撓其鋒者而公以小臣進對獨懇懇為上言之曰自
昔國家之患其始皆萌於好惡之私而其卒至於橫流
而不可救漢之黨錮唐之黨人本朝之黨籍大抵由此
不可不戒坐是不合而補郡以去及侂胄用事歲久徽

倖不賞之功以遂其不臣之志於是邊釁浸開而在廷無復異議者公因入奏既逆論其不可出使鄂渚復因董達事一再昌言于朝乞諭邊臣毋妄動以疑敵且移書侂冑深陳其所以不可之狀坐是愈不合而罷斥以歸及事變既極公之言遂為靈著大蔡上亦思公之忠擢任諫爭宜若少伸其志矣而又不克久於其職蓋公之為人知有國之利害而不知其身之安危知範我之驅馳而不知詭遇之有獲故屢進而屢不合也昔公之

先正獻簡公為諫官御史四年論事凡百六十餘章公
在諫垣纔五十餘日所上亦十有三奏觀其欲修后範
以正化本斥閹尹以遏姦萌合異同以銷朋黨辭氣和
平直而不激藹然有獻簡之風至解罷言職遷吏部侍
郎不視事而去則又祖孫相望如出一轍嗚呼偉哉唐
史稱魏謩議論挺挺有祖風烈嘗考鄭公之後歷十有
四朝而後有謩今傅氏自獻簡公以清忠直節為元祐
名輔弼再傳至忠肅公以至忠大義為有宋仗節死難

之臣又再傳至公以精忠遠識為嘉定名臣之冠由是
觀之其賢於魏氏遠矣今天子寤寐賢哲以濟時艱而
公者又精明屹然為國壽雋一朝幡然而起付以大政
盡行平昔之言而措斯世于大安大寧之域其必有日
矣某既幸挂名於奏議之末而又朝夕以俟嘉定己卯
正月敬書于溫陵郡齋

石鼓挽章祭文後

嘉定十年某自江東漕計移守泉提舶使者趙侯崇度

實攝州事侯丞相忠定公子也慶元初忠定公以讒去
位薨於衡陽海內之士知與不知皆為流涕某時年十
八九以進士游都城間被誣始末已知切齒痛忿念恨
不請尚方劍以誅姦臣其後官于朝始獲與公元子吏
部游相好及來南復代侯為郡且聯事又締姻焉間相
與道初元時事往往語未終輒相飲悽然泣數行下某
曰侯知先相國所由致禍者乎三代以前元老大臣若
咎夔伊傅姬召之倫皆福祿終其身而慶澤流於後豈

獨為善之報哉人心正而世論公讒慝不行其間故也然周公之聖已幾不免羽蕪音曉之詩至今讀者猶為公太息吁亦危矣使無雷電大風之警成王終不悔悟周之為周特未可知也夫以周公之聖成王之明又當人心正世論公之日且猶若是而況於後世乎則夫盡忠竭節之臣常困於讒口而不能以自白固其所也然是非者人心之天可蔽於一時不能使不復於後日惟其復有蚤暮故其禍有淺深其嘗竊論近世大臣功

在社稷而不免於難者有三人焉寇忠愍公司馬文正公與忠定公是也忠愍攘卻暴虜遺邊鄙百年之安天禧之末羽翼儲后赤心如日而有雷州之遷文正乘熙豐末流與民更始銷禍亂而開太平而其沒也有朱崖之貶忠定以同姓之卿戮力帝室挈大明而東昇轉危機於反掌而有零陵之徙三君子盡忠於國大抵畧同而受禍亦畧相似然雷州之行未幾神文親政讒者聖紕者舒公雖不幸隕沒而褒飾光榮誣枉昭白故天

下幾危而亟安忠定之斥十有三年權臣顛執國命至
于兵禍作生靈暴骨者數十萬而後聖主赫然收還威
柄伸久鬱之冤故天下既危而漸復獨溫公不幸更紹
符崇宣之變羣邪踵躡用事者三十餘年卒之敵國內
侮二聖播遷然後是非以定故天下遂亂而幾不可救
由是觀之正人君子之進退伸誣豈一身一家之利害
哉為人上者可以鑒矣至於小人之害君子其志本以
徼權利盜寵榮及公道既明卒亦不免故姦詐窮而丁

謂竄咎禍盈而蔡氏僂罪釁極而佐曹誅皆流毒遺臭
死有餘責彼三君子者身沒而道光事久而功白千載
之下望其風烈如神人然是果孰為失得邪十二年八
月侯奉詔守邵陽將行以諸公所為忠定公挽章哀詞
示某曰子其無一言乎某謂公之勲烈不瑛贊詠而
明獨其已然之迹有可為殷鑒者故樂為侯道之而其
撫事興懷感今悼昔又不勝其慨然也中秋日建安真
某敬書于忠獻堂

蔡真人誥碑

嘉定十一年十月三日有詔泉山清源洞冲應善利靈濟真人加昭博之號為八字真人先是十年夏五月不雨臣始至官問僊祠靈官之著驗章灼者咸以真人對臣亟禱焉未幾遂雨是年冬旱臣往禱焉又雨越明年春洎秋膏澤時至田高下磽肥皆告稔米斗百錢黃馘稿項之叟謹曰昔未嘗有也非真人之靈實大庇吾土顧安獲此哉於是相帥以其事白於州州諭于部使者

下其書旁郡審覆之如本州言乃以聞天子嘉焉命有
司撫其名之顯且大者以旌真人之功嗚呼美哉謹按
真人蔡氏世傳其系出晉司徒文穆公謨文穆八世孫
夔節度嶺南歸至泉以歿子孫因家焉真人事唐為金
部員外郎太原守晚棄簪紱隱於州之北山修辟穀鍊
氣之術以方技濟人既仙去歲久而其靈愈章皇朝崇
寧中始封虛應先生紹興九年封冲應真人二十三年
加封善利乾道三年又加靈濟至是遂加昭博馬臣竊

觀前世人主崇尚道家神仙之說者大抵以希長年祈福應往往受欺方士為百代嗤惟我聖朝受天眷命以作神主凡老氏浮屠氏與山川祠廟之靈惟能時雨暘弭災沴有功於人者乃始錫號名秩祀典否則雖竒怪詭特有不與焉盖志在斯民而不自為此其所以誇絕前代也又惟真人之清虛澹泊未嘗震耀威福以警動世俗耳目而民之歸仰自不能忘朝廷褒封之典自不能已亦猶有道君子為善於幽隱閭寂之地不求人知

而卒不可掩豈不尤可貴也哉臣既以所下制書刻之
梓而又叙其本末使後世知聖朝所以寵命真人而真
人之所以膺受寵命者其大指蓋如此以備清源故事
云十二年八月甲子朔具位臣真某記

梅溪續集

慶元中某竊第來歸鄉之儒先楊君明遠出一編曰南
遊集以示某曰此永嘉詹事王公之所作也某時尚少
未悉公行事本末然嘗誦晦庵先生所為梅溪集序則

已知公為一代正人矣及得此編益加鄉慕宦游二十載率齋以自隨若讌邑宰與中和安靜堂等詩口之熟焉嘉定丁丑蒙恩假守獲繼公躅於四十七年之後邦人父老語及公者必感激涕零堯夫牧兒亦知有所謂王侍郎也公何以獲此於人哉蔽之以一言曰誠而已矣蓋公之為人襟度精明表裏純一其立朝事君空臆盡言撓龍鱗而不悔者此誠也居官牧民矜憐摩撫若父母之於赤子者此誠也至於為詩與文絕去雕琢渾

然天噴一登臨一燕賞以至賦一卉木題一巖石惓惓
忠篤之意亦隨寓焉嗚呼賢哉宜泉人之咏嘆而不忘
也集版藏之郡齋歲久浸或刊缺屬議刊整而郡士林
君彬之為某言公勸農戒訟等文猶有未見於集者而
公之孫夔通守蒲中亦出公書問三十餘通皆在泉時
作前輩流風日以益遠雖弄翰戲墨猶當勤勤收拾
而况藹然仁義之言皆有補於世教者乎因并刻之命
曰梅溪續集使來者得以覽觀焉己卯九月己亥建安

真某記

歐陽四門集

歐陽四門集鈔版郡齋有年矣嘉定己卯郡士林彬之為余言四門之文之行昌黎韓文公蓋亟稱之至黃璞為閩中名士傳乃記太原妓一節觀者疑焉近歲黃君介喻君良能皆嘗為文以辯謂宜登載編末以澡千載之誣余曰四門之行獲稱於昌黎而見毀於黃璞後之君子將惟昌黎是信乎抑惟璞之惑乎二君雖無言可

也不載之編末亦可也雖然有一馬自世之學者離道而為文於是以文自命者知黼黻其言而不知金玉其行工騷者有登墻之醜能賦者有滌器之汙而世之寡識者反矜詫而慕望焉曰夫所謂學者文而已矣華藻患不縟何以修敕為筆力患不雄何以細謹為嗚呼倘誠若是則所謂文者特飾姦之具爾豈曰貫道之器哉彼宋玉寓言以諷未必真有是若相如之事則君子蓋羞道之服儒衣冠誦先王言不惟顏冉是學而曰吾以

學相如也抑何其陋耶四門之謗不自於四門乎何傷
余懼夫士之苟焉自恣者將曰唐名士也而有此吾為
之奚尤則璞之一言不獨以厚誣四門且將禍學者於
無窮也乃刊二公之文如彬之請又附其說如此庶幾
有補於萬一云九月庚子建安真某書

儲襄陽申請

右清源儲公行之鎮襄陽時所申請也昔有問守邊於
河汾王氏者王氏曰羊祜陸抗仁人也可使余謂羊陸

豈真能仁者哉然以其當戰爭之時而不為剽盜寇攘之舉其迹有近乎仁者是以君子有取焉至於邊民之去敵歸已者則未聞其麾而距之也而近歲之守邊者乃曰吾與敵和有日矣中國之民敵之民也敵之民歸我而我受之是失信於敵也非昔者羊陸不相侵之義也故寧驅之殺之而不敢救嗟夫羊陸惟其能全敵國之民故世以仁稱之今其來歸者雖曰敵國之民實吾國之遺民也殺吾國之遺民以媚敵國此不仁之尤者

也而曰吾以學羊陸豈不悖哉當開禧時權臣志在興事則以奴隸之材穿窬之智涉其境而競其民是以堂堂大國而為盜於邊也執事者誠懲開禧之失蓋亦謹敕有司毋為邊民之盜足矣為邊民之父母獨不可乎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今吾遺民不幸而厄於敵之水火其危迫可憐之狀甚於孺子之入井而未嘗有為之惻然者已非復人心矣況從而驅之殺之是惡赤子之求乳舉而撲之地也嗚

呼痛哉以余間之蓋為邊臣而能以保民為志者僅二
三人而公其一也始公之初至襄陽則已料遺民之必
來而獻可納不可拒之說矣及其後也果有樊快明之
事焉制閫之臣大書以揭于邊曰有入吾境者必殺無
貸公於是時不敢為全身遠臯之計條三說以獻于朝
曰快明之黨蓋二千六百餘人急之則懷等死之心勝
之不足為武不勝則邊民魚肉為隣境笑是吾國代敵
受禍中原赤子苦其虐政相率來歸若驅而陷之死地

則沿邊之人莫不痛忿是吾國代敵受怨河南豪傑朝夕且起間吾殺附必懷不平之心他日得志將移仇敵之心而仇我矣是吾國代敵受讎嗚呼公之為國慮者可謂切至也已使執事者因公之言集衆思以圖長策必有以慰中原之心而弭異日之患者奈何時論既殊而帥衆來歸者卒殞於邊將之手而公亦以罷歸矣盖方是時任邊寄者爭以殺附為功而公之持論顧如此宜其落落難合也然公寧不與人合而不敢不與天合

夫好生而惡殺者天之道也。臯當殺，古人猶不敢苟。況於無罪而殺之者乎？余時方在金陵，風霾漲天者累日，氣入人鼻，皆酸意，其必有異也。未幾，乃有以漢上之事告者，撫膺而喟者久之。謂天道遠，其果信然耶？竊直迂愚，夙所痛悼，因覽公申請，輒復慨然有動于中，而筆之卷末。後之君子，其有感於斯言也。夫嘉定己卯十月三日，建安真某書。

東坡書歸去來辭

東坡謫嶺南故舊少通問者在蜀惟巢元修在吳則僧契順皆徒步萬里訪之於荒陬絕徼之外元修以是登名青史號稱卓行契順亦託此以傳真可敬哉契順之言曰惟無所求故來惠州盖有求則有欲有欲則失其本心是非顛倒有不自知者世之小人疾視君子至欲擠之死者豈皆其本心正坐有欲故爾趙公珍藏此帖間出以示人所補多矣己卯歲除前十日書于南昌郡齋

近歲有嘗登大儒先生之門者既而黨論起其人畏
禍匿迹過門不敢見則以書謝曰非不願見也懼為
先生累耳先生答曰予比得一疾竒甚相見則能染
人不來甚善間者代為汗下吁之人也蓋以通經學
古自名而其行義顧出一浮屠下昌黎墨名儒行之
說渠不信然因戲書于後以發千古一笑

顏魯公與郭定襄論坐次帖

按郭英乂時為尚書右僕射定襄郡王此帖當是與英

又者僕不嫻書學未能辨其為第幾帖獨觀公秉禮陳
義以斥英人之驚而折朝恩之驕論正氣嚴凜凜冰雪
真可畏而仰也或曰英人小人公顧期之以直諒毋乃
失言也乎是不然君子未嘗絕人特人自絕於君子爾
英人始結朝恩後附元載自謂富貴終身可保迄不免
成都之禍世之依憑城社而視清議為不足卹者可以
鑒矣

二吳公帖

正肅公精忠大節諸名流題跋及之詳矣愚獨感公副
西樞時論邊事一疏有曰議者謂殊域相攻乃中國之
利臣謂不然二強連兵士馬益練一國幸勝則氣驕而
勢橫別啟貪求必致生事宜申飭二府講求經武備邊
之策庶幾遠人間之可銷患於未萌嗚呼公之言用於
慶歷故不見其功後七八十年兩地交關廷臣動色相
賀亡復如公之所憂者未幾一敵乘勝而橫迄如公言
然後知正人君子為國遠慮雖著龜弗若也因覽遺

墨為之太息

正憲公忠誠為國與正肅畧同而所遇者異蓋正肅參
大政時朝列多君子雖危言切論數與小人忤坐是不
果相然始終寵遇不少衰正憲登庸寔繼荆舒氏曰
珪曰確前沮後排其志弗獲一日伸然猶崎嶇讒邪中
陰護正人力扶公論蓋死而後已以是羣姦切齒至興
懷素之獄逞報復之私由今觀之公之清明亮節皦如
白日遺墨敗楮人爭寶之其眎鬼蜮之徒身死名滅與

鼠狗不異是果孰為得失邪提筦君蓋公之諸孫方以材業著寔能世其家者然則吳氏之興殆未艾也

陳慧父竹坡詩藁

昔王子猷居必種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而子猷行不副名見謂汙濁然則子猷固愛此君政恐此君不愛子猷耳今竹坡君並溪而廬種竹萬箇而有詩千篇好風涼月長吟其間此君有知亦當欣然為君一笑也達人真其為作歌曰萬玉兮森森清風兮滿林有幽人兮高

蹈時擊節兮長嗙長嗙陸續鳳為起舞兮鸞為度曲
羨此樂兮誰知雖箏瓢兮亦足

任漢州所藏朱文公與南軒先生書帖

按南軒先生二書皆將去桂林時作任侯所藏文公先
生帖正其往復者也當乾道淳熙間二先生更相師友
以斯文為己任一言論一著述反復講磨必極其至當
而後已此書所論中庸近思蓋其一也夫以二先生之
學可謂深造自得者矣而猶汲汲於友朋之助如此況

學者乎文公記濂溪書堂以為斯文之傳惟天所畀乃
得與焉此帖所謂發明天命之意是也夫濂溪生千載
之後而接孔孟不傳之統信天之所畀矣二先生並時
而出講明斯道以續周程之正脈謂非天意可乎雖然
天非獨私於二先生二先生亦未嘗以自私也學者誠
能因其言以求其心由下學之功馴致於上達之地則
道在我矣若曰二公天人匪學可到習卑守陋姑以自
賢於世俗而已豈惟非二先生之心實有負於天也夫

公有不謂命之云意或在是故併及之

任漢州發策本末

嘉定庚午余與姑蘇黃公並直禁林暇日語余慶元間
營救發策事甚悉予謂任陳林三君子憤權臣之顯恣
奮筆詆呵而忘其禍之及黃公憫善類之蒙害悉力全
護而不計其身之危皆非賢者莫能為也會公求去余
適視草遂引是以留之俛仰十五年間公與陳林二君
不復可見獨任侯敷歷中外功名赫然未艾也侯嘗反

思當時所以策士者果何所為而然哉愛君之誠幅塞於中有不能自己者爾此即孟氏所謂惻隱之心天理自然之妙也完而養之勿雜則異時格君事業特自是充之而已任俟其勉諸

楊文公書玉溪生詩

此吾鄉文公書也國朝南方人物之盛自浦城始浦城人物之盛自文莊公及公始當咸平景德間公之文章擅天下然使其所立獨以詞翰名則亦不過與騷人墨

客角遂爭後先爾惟其清忠大節凜凜弗渝不義富貴
視猶涕唾此所以屹然為世之邪郭也歟某蓬藿之居
距公故第不數里蓋嘗徘徊終日想公遺風而不得見
今乃從公之孫零陵史君獲觀其真跡斯亦幸矣嗚呼
前輩之典型日遠鄉邦人物既寥寥其可數而楊氏
之後如史君者復幾人其不可歎也夫其可不更相勉
勵也夫

許介之詩卷

予聞介之詩名舊矣歲甲申攜其詩數百首訪予於星沙曰某之少也獲登平園誠齋之門二先生不予鄙也皆相期於詞章之域今齒日長矣懼無以副二先生之望奈何予視其人昂然鵠立其論說今古娓娓不窮則為之悚然曰二先生之知子厚矣然予視子豈直詩人也哉其智畧縱橫可以參閭外之畫其雄辯慷慨可以使不測之虜二先生期子於詞章之域予將俟子以功名之會可乎雖然功名外物爾君子之所性有不與存

馬子房孔明非義在於復韓仇討漢賊雖終身巖穴可也豈汲汲於功名靳以自見也哉士苟自重其身則凡在外者舉不足計也然則子將進子於道德之場可乎蓋道德者君子成身之本功名則因乎時而詞章又其末也介之勉乎哉子之先右丞公在艱難時事業雖不克盡究而嘉言直道與李忠定公畧相伯仲天下以正人許之而潛心聖經作為訓傳則又有先儒所未發者介之歸而求之有餘師矣若夫介之詩詞之敏麗則有

諸公之題品在故不復云

胡子知言藁

孟子以知詖淫邪遁為知言胡子之書以是名者所以
辨異端之言與吾聖人異也楊墨之害不熄孔子之道
不著故知言一書於諸子百家之邪說辭而闢之極其
詳焉蓋以繼孟子也學者誠能深味其旨則於吾道之
正且大異端之偏而小若韓白黑若數一二矣蕭君定
夫以其所藏真藁示余敬拜而書其後

呂子約與彭仲誠帖

大愚呂公清風直節為一世偉人某不及見之矣而獲見所與彭君仲誠講學數帖其論讀明道行狀可以觀聖賢氣象讀書以論語為主履踐以毋自欺為本富哉言乎豈惟仲誠父當終身服膺善學者皆當寫此一通置諸座側

金尚書撰陳丞相誌銘景

周丞相跋云某幼學之年已間黥斂金公彥亨為名御史論擊權彊無所避紹興戊午年

春以母憂去朝服闋後秦丞相抑而弗用凡二十年當己卯歲高宗以宗正少卿召還歷禮部侍郎給事中歲壬午六月壽王初即位眷待良厚是秋某以起居郎兼中書舍人同在後省見公直諒多間年高而德劭每與從官歎其不可及吏部徐侍郎度因為某言政和宣和間後生少讀史一日沈狀元晦以博學至京師東南士子翕然宗之來者滿門聞舉古事莫不竦聽惟公在下坐數搖其首鄉人問其故則云某事誤矣某事非也退而考按信然蓋公於史傳皆能默記叩之往往成誦迄今不以史著自隨其學問可知矣至若端重誠實上不欺君則又有可記者特表而出之某兼西掖之二日有旨婉容翟氏進封本位官吏並合推恩內殿止法人特與轉行即今壽成皇太后也時給舍每同御繳服某

密語公妃嬪位非中官即醫流皆礙止法前
德壽推江上扈從賞今上覃恩並不轉行止
令回授似當論奏公歎曰君言是也近夏隋
妃位推恩某寔未曉已書牘行下今恐相戾
君自繳奏可也某曰若爾尚當商量庚申講
筵公與某偶皆以職事留身初不知公奏何
事但望見公再拜殿工退而某升南至榻前
上迎勞云朕初謂卿止能文適金安節說卿
欲論婉容位轉行礙止法事不謂卿剛正如
此真全才也可便進文字來某然後知公忠
直不遂非又如此章既上御批依奏夏妃位
官吏亦令依條回授此事非獨著公盛德壽
皇可謂從諫如轉圜矣後三十四年公之孫
承直郎鑄錢司檢踏官箠示公文藁求予一
言敬題其後以補家傳之闕若公文辭典雅
一如其為人識者自知何待贊也慶元元年

九月日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周
某書楊閣學跋云某隆興元年冬詣吏部受
署一日謁中書舍人澹庵胡先生坐未定門
外傳呼重客至某亟屏齋房避之見主賓四
人皆鬢髯皓白衣冠峻整進退莊敬以問先
生之子泳指曰此為彥亨金公此為龜齡王
公此為邦彥陳公是時羣賢充朝氣象如此
慶歷元祐間而茲四人者又其選也其名曰
著望之若神人然而某乃得以瞻其聲尤私
竊自慶以謂雖商山之皓何必減焉後三十
六年得金公之文藁於其孫篋首篇蓋公所
作文恭陳公墓誌銘也讀之終篇蓋自歐陽
公碑王文正公之後才見此耳蓋二相之文
相為頡頏云敬書其後慶元戊午季冬中幹
日太甲大夫煥章

閣待制楊某書

觀平園誠齋二公所書見當時從臣同心體國小有闕失不惜盡言又以見一時耆艾魁壘之士莪冠委佩畢萃朝廷如二老歸周四皓在漢也此皆阜陵初政而氣象如此二十八年之治蓋可占矣遐想盛事為之三歎寶慶改元六月戊午朝請大夫新除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真某書

王舍人元石家傳

公諱介

故集英殿修撰王公為秘書監時某備數三館及遷少

宗正又以玉牒檢討與纂修之屬馬公不鄙其愚所以
顧待期許者甚厚故於公立朝本末知之最深今觀公
之子塾所為家傳言言皆實錄也嗚呼以公之忠誠亮
節正學遠識使得盡發所蘊施之朝廷其益詎可量耶
而一時議論往往袖鑿難合以故不能安於朝而去既
去不復召者數年而公沒矣可勝歎哉可勝惜哉其嘗
竊論公平生所立蓋有汲長孺王元之之風恨世之知
公殊少因讀家傳輒書于卷之末異時有良史者出未

必無取於斯言云

趙浦城祖殿撰叔近遺事

予讀昌黎公所譔曹王臯碑未嘗不慨然壯其為人王之帥湖南也戍將國良以武岡叛帥諸道兵討之未克而王從一騎五百里抵良壁呼而諭之盡降其軍是王以一身而賢師徒數十萬也方抗卒據城以叛勢張甚趙公旁郡守爾擁兵眠成敗誰得而訾之顧獨奮然投袂曉以天子威德使凶儔逆類悚焉動心脫錢塘生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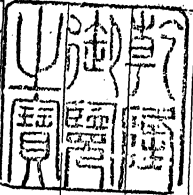
億萬於饑虎之喙功與曹王埒而艱倍之二公以帝室
之胄遭時多難而能有所成就如此顧不偉哉然曹王
卒以勲名自終趙公未幾即殞於媚嫉者之手有曹王
之才之功而無其命蓋可歎矣紹興初雖嘗白其沈寃
追秩書殿而卹後錄孤之典迄為文俗吏所軋不果行
尤可歎也然世未有屈於人而不伸於天者以公忠烈
曾亡一命之賞以酬後而自孫及曾接踵科級奕奕相
照於太常名籍中以予所識若會稽別駕浦城大夫之

才且賢蓋所謂王之英瑤而羽之五采者也彼媚公者能厄其身於一時不能使天不昌其後於異日自昔志士仁人所為特立獨行而弗顧者以天為足恃而已嗚呼公其可以亡憾矣夫

題李果齋所書鄭伯元詩後

予與公晦為僚于泉山二年之間於學問文章源流幾亡所不講獨罕言詩意其未暇屬意也今公晦仙去已七年始於其弟耘叟處見其手寫鄭伯元詩及登太白

墳所作用功之深乃如此然則詩之外其所未言者豈
少哉昔坡公謂吾於與可知之者蓋亡幾其不知者不
可勝計某於公晦亦云耘叟筆力超拔甚似其兄見之
如見公晦令人愴然興九原之悲云紹定庚寅十月甲
子西山真某書



西山文集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山文集卷三十五

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張健

欽定四庫全書

西山文集卷三十五

宋 真德秀 撰

題跋

鄭居士手寫古文孝經

自唐玄宗御注孝經出世不復知有古文先正司馬公
作為指解太史范公復為之說於是學者始得見此經
舊文然誦而習之者蓋鮮况能服而行之者乎居士鄭

公居其父喪時手抄此經遵守惟謹可謂篤志力行之
士方其落筆時用紙蓋不服精擇此豈有意於傳哉距
今八十有五年蠹蝕之餘墨色如新使人捧玩起敬為
善之不可揜類若此嗚呼昔人於其先一器一物猶謹
而藏之况此編居士之心灋在焉主簿君孝且賢寶之
以傳于後使鄭氏子孫世為篤孝之門豈不休哉主簿
名堯佐云

江峯文集

周伯起字起宗自號
江峯野夫集二十卷

周君之文諸公品題甚悉然予之所以貴重君者不在是也蓋自昔文人鮮顧檢操以柳河東之藝且賢而甘心自附於任文之黨元才子始為御史號稱勁挺晚節顧由敕使以進青蠅集瓜之誚羞辱亡窮焉周君嘗官赤縣會中貴人以事至有司挾權勢求必勝君毅然弗之顧卒明辨曲直而后已夫身在下僚而能矯矯自立如此使君與子厚微之易地而處其肯為二子之所為乎予觀江郎三峯上插層漢如偉人傑士盛服玉色立

于朝姦諛為之奪氣意其所鍾必異如君殆庶幾者耶
惜其沉淪選調所蘊卒不必施為可歎耳君評論古人
多中理獨其辯靈均制行一節顧有取於揚雄反騷之
言予所未喻嗚呼安得起君九原而商榷乎

詹應之三經

餘于詹應之自少有志經世之學淹貫六藝旁綜史氏
記及百家言蓋嘗薄遊江淮覽觀山川形勢畫戰守策
其言鑿鑿可用顧當世亡知我者退而湛思一室自先

儒治心養性之說亡不觀既又曰吾之身存然後得以
究吾之學則夫道家者流所謂普神保氣云者固不得
而畧也遂之廬山入太平宮發其函笈所有窮日夜以
讀盡得其指歸曰黃帝老子之言道也後世神仙方藥
九還七返之訣術也道吾所當求術有不必泥於是研
精陰符道德二經累年然後闕其妙又謂周易參同契
二經之羽翼也併為之註釋合凡數千言頗用其法以
自鍊養年今六十有六矣視其色如渥丹兩目盡碧或

曰子儒者從事於此得無為聖門罪人乎應之曰嘻子言是已然嘗思之人之所以有生者受命于天也儒者欲全其所予之理道家欲全其所賦之氣夫理與氣豈二物耶今夫大圭拱壁天下之至寶也夫人而知之故必為之韞匱焉縑襲焉然後其實得全亡害理猶圭璧也氣猶韞襲也韞襲敗而冀圭璧之完雖庸人且知不可氣弊矣而曰吾以存吾理其有是哉故吾所為養其生者非獨以嗇吾氣也欲吾氣之神明有以克其實理

之光也。昔者鄉黨一書其言飲食起居之法甚備。蓋
閔閔焉如護嬰兒，不敢少恣焉。非以氣一則動志而安
其身者固所以保其性與。顧聖賢行之於日用之常而
道家雜之以數術之異，於是為不同。爾吾儒者不顯為
師，說是守而於他學有取焉，是吾之愧也。然吾惟保順
其常而非貪生以自利，庶其可免乎。且養形延年，程子
不廢導引吐內上蔡取焉。子以為如何。問者憮然曰：命
之矣。子因采其語書于三經之末，應之名谷，自號曰震。

山子云

慈湖先生行述

慈湖先生楊公將葬叔謹書來命僕曰先君之墓子其
銘之先生門人建昌傅君正夫不遠千里訪予於粵山
之麓亦以是為請竊伏惟念嘉定初元先生以秘書郎
名某備數館職始獲從之游見其齋明盛服非禮不動
燕私儼恪如臨君師暮功之戚下洎總麻服制喪期一
以經理為則而容色稱之平居接物從容和樂未始苟

異於人而清明高遠自不可及同僚有過微諷潛警言初
不峻切而聽者常慊然一日見謂曰希元有志于學顧
未能忘富貴利達何也某恍然莫知所謂先生徐曰子
嘗以命訊日者故知之夫必去是心而後可以語道先
生之於某可謂愛之深而教之篤矣惜其時方繆直禁
林役役語言文字間故於先生之學雖竊一二而終未
獲探其精微憂患以來粗知向道思欲一叩函丈求其
指歸而不可得矣嗚呼先生已矣某復何所據以為進

學之地哉夫未能深知先生之道而欲傳信於百世之下此某之所不敢也雖然有一焉蓋今傳後之文有狀有銘而又或有表先生之門賢哲甚衆今狀其事者亦既有人銘於體為最重述其道當最詳非門人高弟不可也如某者或使之敘其梗槩而表於墓門則其責差輕而可勉正夫幸以為然則願復于叔謹而還以命焉故書于行述之後以俟銘者正夫所慕正夫蓋有聞於先生之道者也故其言皆實錄云

慈湖訓語

慈湖先生之道學者所共尊顧嘗側聽諸公間或不能無竊議者謂泯心思廢持守談空妙畧事為也今觀正夫所錄有曰無思甚妙思之正亦甚妙又曰徒思固不可為學不思如何是學然則先生之學其果泯心思耶曰學未純熟不可廢守又曰敬以守之於意態未動之先守定用力自然光明先生之學其果廢持守耶至於言道以本心為正言德以直心為主則其為論至平實

既與談空說妙者不同而於當世之務討論區畫若指諸掌又非脫畧事為者也是四者既皆異乎所聞至其為說有曰成身莫如敬書曰欽曰敬曰謹曰克艱曰孜孜曰兢兢曰勤恤三五盛際君以此命臣臣以此戒君蓋灼知不敬則此心易動敬則此心不動此心微動百過隨之此心不動常一常明嗚呼斯言至矣非正夫之心與先生通貫為一豈能傳之簡牘不失其真哉然則先生之言固有功於後學而正夫所錄又有功於先生

者也

絜齋先生訓語

絜齋先生袁公道德文學慶厯元祐間人也某以年家
子初拜侍于富沙嘉定同朝始獲親炙某之庸鄙於道
未有所聞先生獨以為可教方其數論時事人多誚其
濶疏先生見輒嘉獎甲戌外補辱為序言以贈稱其知
有國不知有家知有天下安危不知有己訢戚始出關
夜宿南山之招提詰旦甫辨色吏擊門以告曰袁司業

至矣亟披衣迎拜曰先生何出之蚤耶先生曰此何時而安寢也坐論世事至於涕流先生盛心昭揭日月今猶赫赫也方是時某年壯氣銳舉措有不合於道者先生直切切規警焉其後聞某頗自約敕輒對客談道之今傳君正夫所錄訓語蓋有一二為某發者然自招提之別暨于先生沒蓋十有二年迄不得再見歲月侵尋學弗加益悠悠長道未知所窮常恐有負先生期許之意追念疇昔為之愴然歎九原之不可作用謹志于訓

語之末云

建昌三傳君行狀

士有爵位窮于朝而名不見齒於鄉之父老事業彰於世而行不足以服其家之僮奴蓋躉立者易能素積者難揜故也傅氏三君子或仕幾達而不年或方仕而遽已或終其身未嘗仕然其德譽藹於州閭學問稱於師友其歿也縣大夫至繪像於學而祠之此可以苟得乎哉記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詎弗信夫

著作正字二劉公誌銘

永嘉葉公之文於近世為最銘墓之作於他文又為最
著作正字二劉同為一銘筆勢雄拔如太史公歎咏悠
長如歐陽子於他銘又為最嗚呼二劉公不可復見矣
若永嘉之文亦豈易得哉其言紹興末迄淳熙中名儒
十餘人言論同出處偕如立直木於九達之衢後生有
所望而趨讀之令人慨歎不已夫言論同出處偕世之
所指為朋者也名儒十餘人既為一朋望而趨者不知

幾千百又為一大朋則士之相朋莫斯時若也然適足以增淳熙之盛其功及於紹熙慶元間至韓氏用事惡其朋而盡錮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乃知阜陵規摹真可為萬世法而歐陽子信為知言也二劉公在當時名論最高惜皆弗究於用今建陽大夫克莊昆弟方以文學材猷自奮其尚有以成前人之志云

著作劉公奏藁

某少時讀著作劉公所對館職策未嘗不拊卷歎息今

又從公之孫建陽令尹得公奏藁讀之其輪對則斥近倖盜權以為陰侵陽之應其上討論事又申言之至謂流蕩戲狎常始於燕游之無度人獸雜亂常出於御幸之無節嗚呼其亦可謂激切也已使遭前代諱言之時其召譴賈禍當如何耶而我阜陵優容獎納曾無纖介忤意主聖臣直詎弗信夫方乾道淳熙間中外既已大治獨近習有窺嘖笑賣福威者一時端士正人指陳闕失必以是為先若相國陳正獻公叅政龔公朱文公張

宣公鄭自明魏元履數君子與著作公前後若出一口
卒之佞幸小人消縮摧沮不能大為姦慝雖阜陵英威
聖斷所致然亦朝多君子正論日聞之力也嗚呼盛哉

著作春秋講義

昌黎公寄玉川子詩有春秋三傳束高閣之語學者疑
之謂未有舍傳而可求經者今觀著作劉公講義一以
聖筆為據依其論秦穆公以人從死者晉文之召王宋
襄之用人于社皆以經證傳之失所謂偉然者也昔歐

陽子患偽說之亂經著為論辨自謂時雖莫同千歲之後必有予同者曾未二百年而劉公之論春秋蓋與之合公而有知當不恨後世之無子雲矣所講纔十有二條麟經大指畧盡於此其言曰吾聞法吏以一字輕重矣未聞聖人以一字輕重春秋也旨哉言乎足以破世儒之陋學者其深味之

史記考異

觀劉公此編見前輩讀書考古其不苟也如此可以為

學者法矣

南軒東萊帖跋

南軒先生帖當在以郎官兼侍立時方發運司之置也
一時賢士大夫爭議甚衆先生亦因對及之至是遂罷
去自昔儉人圖進用必以功利中時君之欲故諫者莫
能入惟孝宗天挺聖哲聞善若決江河用能斥去聚斂
之臣如棄涕唾帖中所謂上聰明能受盡言謂此也東
萊先生二帖其一為博士太學時其一自太學分教嚴

陵時蓋先後年歲間爾是時中外多君子二先生帖所謂聖錫者端明汪公謙之者文軒林公元晦者新安朱文公而周洪道之特立丘宗卿之盡言趙子直之好學亦見帖中皆當時名流也主德盛明賢才林立猶陽春正中風日怡暢竒葩異植紛粵天壤間此其所以為淳熙歟慨慕之餘敬再拜而書其後

東萊與劉公帖

孔子曰為仁由己曾子曰以友輔仁二說若異何耶蓋

仁者道體之全精粗本末大畧完粹奚有罅焉如毛髮
猶足以病其全自昔聖賢俛焉孳孳斃而后已者以是
焉耳克已勝私猛厲奮發人固無與於我切磋琢磨相
觀而善我豈無賴乎人此聖門所以先後發明之也觀
東萊先生與著作劉公帖雖吏事纖微有所聞亦必以
告豈非所謂輔仁者與近世欺諛成風平時號深交密
游聞過鮮相規警不惟無以成人之仁其自處亦不仁
矣追仰前修可為永慨

夏宗禹悟真講議

天台真人張平叔作悟真詩百餘篇行於世識者謂參同之後纔有此書予間中雖頗涉獵然未能識其妙處雲峯夏宗禹自永嘉來遊幔亭示余所謂悟真講義章劄句析讀之使人渙然無疑顧方掩關謝賓客不能從君從容咨叩以盡其妙然聞君之為人材智磊落蓋嘗入山東幙府奉檄走燕齊間功名之志銳甚年未五十遽欲捐棄軒冕從安期羨門為海山汗漫遊其太蚤計

矣予頃聞道家言學仙至難唯大忠大孝不埃修鍊而
得其說眇茫荒忽未易測知然使天上真有仙人必忠
臣孝子為之非可倖而致也今以君之材雖不求用世
將有不吾置者勉為明時植立功業報國榮家忠孝兩
盡然後從君鼻祖夏黃公戲橋中遨商山無不可者君
又有陰符講義諸書留茂潛樓賜叔已為之序引故不
復云

畫師帖

朱文公以陸探微所畫師子像遺其
外孫黃輅輅字子木勉齋長子也

昔者君子之立於世也其德則剛健之德其情則正大
之情故以之閑吾道而異端褫氣以之正朝綱而姦邪
喪魄自孟子沒惟伊川程夫子晦庵朱先生為能兼之
嗚呼偉哉子木之幼也晦庵已深期之今其問學日進
而氣志日彊蓋庶乎不負先生之期許者雖然豈易事
哉夫必剛健之德不為慾奪正大之情不以私汨卓然
自立萬物莫能撓然後有以勝此爾子木其勉之

羅文恭公奏議

讀文恭奏議然後知公有古大臣格心之業也蓋鄒孟氏歿世不復識大學源流雖名卿賢大夫不過區區力持其國冀免禍敗焉爾獨一董仲舒猶為有見而志弗及故子程子嘗論之曰知求治不知正君知規過不知養德識者謂其切中後世之弊經筵之疏勤拳懇惻百世之著龜也方寧宗初衆賢盈庭而文恭號稱巨擘正心一疏藹然仁義之言視子程子庶幾亡愧倘天假之

年俾獲盡行所學則古大臣事業可以復見安得有異時權姦之旤哉拊卷慨然為之流涕

羅氏六有齋詩

齋名取橫渠說

某竊聞之子朱子曰橫渠斯言甚善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間亦不必盡日讀書或靜坐存養皆是用功處天地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雖秋冬凋落生意未嘗不在其中學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嗚呼斯言至矣某願與吾能甫共勉焉

宋文叔編仁說

昔有問仁於程子者子曰此在諸君自思之將聖賢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其後南軒張氏哀洙泗言仁為一編而朱子乃以書告之曰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說程子為仁之意可謂深切然專一如此却不免長欲速好徑之心滋出口入耳之弊夫朱子之學源流於程氏者也而其論顧不同何哉蓋程子之教人欲其體認於已以致求仁之功若徒會粹其言以資論說

何益哉二先生之切於為仁則一也宜春宋君文叔輯語孟言仁而為之標畧用意美矣予欲其實踐程子之言而毋蹈朱子之所戒故為題其末云

周氏翰苗記

嘉定某年某月詔旌表隆興府武寧縣進士周某等門閭越某年某月復御宸翰書棣華堂三大字以賜今皇帝嗣服之某年有旨周某家秋賦其即縣以輸某等既承命則以屬已尉章子仁記之又因子仁求文於某以

繫于末某惟孝悌者民性之常不俟教而能也然自昔
明盛之朝必深加褒勸者豈曰以利誘人俾相率而為
偽哉蓋天命之性雖人所同而修道之教則君職有不
可已者故周以六行導民漢以三事設科孝友弟順皆
居其首聖朝雖循唐舊用文墨拔士然深山長谷窮閭
下里之氓有以至性篤行聞者長吏必列于朝而顯異
之自國初迄今其以旌聞于書史者奕奕相望蓋風化
之原莫尚於此者書曰表厥宅里樹之風聲其斯之謂

歟恭惟聖明初政他未遑及獨推本先皇遺志隆恩茂澤首及於匹士之微至憫其賦輸之勤優而假之俾無車牛任輦之役豈非不世之榮遇也哉雖然周氏之所以獲褒于朝者以其異也而在周君之心則不可少自異也蓋孝弟之至通于神明然後為亡愧而兄弟既翕和樂且湛亦曰壺範之常而非過也然則周君其何以答上之賜哉必也弟昆相勉致知篤行以求合於孔門之仁中庸之誠大學之至善一旦得位于時則移其所

以事長者事君推其所以居家者措之事業庶乎不負
兩朝寵異之恩周君其然之否乎

史太師與通奉帖

史氏在周為太史佚之言論與周召並傳在漢西都為
戚里左將軍丹伏蒲諫爭有功元成間迨我宋中興而
太師忠定越王出有太史之言論與將軍之功而忠厚
所積則過之矣方其柄國時護公道如命脉惜人材如
體膚在廷諸賢持議間有不同而包涵容養亡秋毫忿

疾意異時復還宰路所薦進皆海內第一流不以同異
為用舍淳熙初入見天子以寬大開廣上心其言尤反
復篤至平生行事大抵根本此意故能為國祈天永命
身與家亦與蒙其休故參政樓公序六老圖謂其闔門
習成忠厚無一人為刻核事者福祿之盛豈偶然哉今
江右將漕之先君子通奉公與忠定實為弟昆雖顯晦
弗同而其德蓋相伯仲故淳熙丁未歲一門三進士當
世榮之太師所予通奉帖正其時也丞相既世秉鈞衡

將漕亦存持使者節以文學政事自見於世昔東坡蘇公謂君子之澤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今史氏之所積既豐將漕尤薰然慈仁所至以拯民恤物為事其培之者又如此則流澤之未艾可知矣嗚呼天道分明此太師帖中語也人能知天道之可畏則雖強之從薄亦不肯為不然者皆所謂欺天者也敢併及之以發明太師之本指云

書穎齋記

易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蓋知識欲其高明故效天操履貴乎篤實故法地二者不容一闕也余雖未熟周君觀德莊少仙所記如此則其人蓋有志於上達之學者然升高自下陟遐自邇未有不由下學而可驟至者若徒馳志高遠而無真積力踐之功則亦憑虛億度而已安能實有進於此哉且毛生戰國策士辭氣夸詡蓋孔門所謂不遜者非學者所當尚少仙歛藏之語周君其佩服之

葉清父同歸錄後序

予友葉君清父深於易而喜讀神仙之書輯萬論同歸錄以示人曰此與易相表裏者也或難之曰夫屈伸之循環往來之更代者易之道也昧屈伸往來之理以求長生不死者神仙之術也二者猶冰炭之不合故有易則無仙有仙則無易而君子偕學焉其有說乎清父曰予知易與仙之殊途而不知其歸之一也吾請嘗試言之子亦嘗試聽之夫陽尊陰卑者分之常也陰升陽降

者氣之反也然常者為否為未濟反者為泰為既濟人而知此則養生之說在其中矣且一陰一陽者理之不能相無者也易之道必貴陽而賤陰仙之道亦必進陽而消陰其自然脗合又如此豈非所謂歸之一耶夫世之有治亂存亡猶人之有始終生死也聖人於易苟可以常治而無亂存而無亡者必深致其意焉彼為神仙之說者貴其生欲其長生患其死欲其不死若悖乎天地陰陽之常理推其用心亦若是焉而已爾故乘雲馭

風雖非吾之所能必然保精而嗇神養性而益命全其
生毋傷其生亦豈理之所無哉然則謂易之與仙相為
表裏可不可也難者乃解既而清父以告予予謂易之
為道廣大悉備故凡天下之數術皆宗焉而非數術所
能盡也仙之與易蓋判乎其二致而理之相符則有如
清父之所云者故采其說繫于同歸錄之後云

揚文公真筆遺教經

遺教經蓋瞿曇氏最後教諸弟子語今學佛者罕嘗誦

而習之也蓋自禪教既分學者徃徃以為不階語言文字而佛可得於是脫畧經教而求其所謂禪者高則高矣至其身心顛倒有不堪點檢者則反不如誦經持律之徒循循規矩中猶不至大繆也今觀此經以端心正念為首而深言持戒為禪定智慧之本至謂制心之道如牧牛如馭馬不使縱逸去瞋止妄息欲寡求然後由遠離以至精進由禪定以造智慧具有漸次梯級非如今之談者以為一超可到如來地位也宜學佛者患其

迂而不若禪之捷與以吾儒觀之聖門教人以下學為
本然後可以上達亦此理也學佛者不繇持戒而欲至
定慧亦猶吾儒舍離經辨志而急於大成去灑掃應對
而語性與天道之妙其可得哉余謂佛氏之有此經猶
儒家之有論語而金剛楞嚴圓覺等經則易中庸之比
未有不先論語而可遽及易中庸者也儒釋之教其趣
固不同而為學之序則有不可易者文公留情佛典而
於此經尤所欽重至親寫之翰墨豈非以此為學佛之

實地歟公之孫九江史君將以勒之石故為發其大指
云

感應篇

世謂感應之言獨出於老佛氏非也書有作善降祥之
訓易有積善餘慶之言皆此理也顧嘗思之所謂善者
果何事耶傳稱活千人有封而殺降者殃及三世然則
有志於善者必其權足以生人殺人然後可也陋巷簞
瓢之士將焉從而用力乎否則嚴禱祀以徼福於鬼神

植因果以希報於冥漠此又利心之尤而不足以為善者也然則當奈何余嘗聞諸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為善舜之徒也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夫鷄鳴而起未與物接善烏乎施存心養性此人事也於天何與嗚呼知乎此而後知為善之本矣蓋天命之性賦之於人本皆至善自夫汨之以私亂之以欲然後反善而之惡爾心者所以主乎性者也吾能兢畏齋栗如臨君父如對神明則本心常存而性不失矣循性而行何往

非善是為不負天之所予者即所以事天也鷄鳴而起
孳孳為善者為此而已苟存乎此則天下之善皆自是
出雖功被萬物澤及百世亦舉而措之爾予故曰此為
善之本也仙游居士楊公刻感應篇以施人予懼世之
人不求諸內而求諸外顧以力弗足而怠焉又或出於
僥求覬幸之私而反流於不善也故書之篇末以告觀
者庶不失楊公之本指云

太一天尊應驗錄

神景方士周道珍輯太一天尊應驗事為錄以示某某
稽首再拜言曰大哉天道之至仁也書曰號泣于旻天
又曰無辜籲天傳曰人窮則呼天天之為天蓋可以號
而愬可以籲而聞可以嘑而荅也古今載籍所傳若五
月蜚霜白虹貫日等事不一而足則知天道雖遠而民
之嘖呻歎惜未嘗不亟聞未嘗不亟應也世徒見尋聲
赴感之號出於道家者流遂以為眇芒荒幻無所究詰
而不知自昔聖賢已有是言古今天下實有是理特儒

者言其常道家紀其異有不能同爾然則太一之在天
果何神耶按司馬遷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
居又云天神貴者太一其佐曰五帝天位在中宮而佐
以五帝則太一者其諸天帝之異名歟道家所謂太一
天尊者其諸即此神歟嗚呼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讀是
錄者當知天與人接其近如此兢兢慄慄一念有所不
容欺毋徒恃隱痛之可以哀祈臯咎之可以求免而已
是乃道珍所為次輯之意觀者其詳之

勅封慧應大師後記

皇帝陛下改元紹定之夏四月有詔封建寧府浦城縣
景祐南豐院故淨空禪師為慧應大師先是嘉定十五
年汀邵劍三州疫死者各以萬計浸淫將及縣境時既
十月矣而炎鬱不少衰知縣事臣知孝亟詣師而禱焉
風雨旋至瑞雪繼之浹旬之間癘氣如洗明年夏五月
田以旱告知孝又禱焉越二日雨明日又大雨高下霑
洽歲以有秋知孝既新其祠以報邑人父老又列其事

于縣縣以告于府于轉運司轉運司下旁郡審覈如父
老言乃具以聞請按寶慶三年明堂制書錫師顯號時
知孝已任侍御史數以師神異之蹟誦言于薦紳間聞
者為悚然興敬於是奉常議以慧應大師為號用章厥
靈制曰可是年某月勅書至知縣事臣植帥吏民迎拜
奉安且將以所下書勒石于師之祠顧謂臣德秀蓋誌
其事臣德秀竊惟昔者帝王受命顯穹為神人主既設
為公侯卿大夫羣臣羣吏之位擇天下賢能以居之惠

綏吾民俾各有寧宇而又秩百神崇明祀以佐人治所
弗及凡皆為民而已故人臣之盡心官守者有陟典焉
有加命焉而年事順成亦必豐其祀以報幽明雖殊其
為勸獎一也後世緣古人追稱之禮凡神之有功於人
者往往加以爵號雖先王未之有然厚於神者即所以
厚於民也制不同而意同此聖朝之所以沿循不廢歟
皇帝陛下嗣大歷服以來詔書數下申勅郡國具境內
靈祠之焯著者上于朝而褒顯之蓋得古先哲王事神

保民微意維我慧應大師至性自天雖早從方外之學而跬步不忘君父一念必及生靈當天聖中至仁在上師誦華嚴經以祝聖壽至一字一拜極其虔恭高蹈仙巖寂然宴坐每烈風雷雨必藝薌致敬願天下生民普獲霑潤去熱惱而生清涼其願力宏大如此是以前生也以善誘人暴傲化服雖盜賊亦為革心其沒也旱澇札瘥有請輒應如響斯答當乾道戊子歲邑大旱饑甲子一周人復凜凜臣植祇栗厥心惟師焉依精誠屢殫

休應遒格四封之內迄為康年熙熙焉咸樂生業維師
之仁大茫吾土實濟登茲其視明詔所褒可謂亡愧矣
臣謹推本末以繫于下方俾闔境旒倪欽戴聖天子加
惠元元之恩其有永無斁

赤松子經

按此經稱赤松子為黃帝作攷之傳記赤松子古仙人
神農時為雨師漢張文成侯所欲棄萬事而從之游者
然世久人遠不可復考而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孔子定

書斷自唐虞則後世所傳三皇五帝之書大抵皆托也然則此經果黃帝時作耶至其言善善惡惡有以深微於世則雖非真出於古要亦君子所不廢也夫善惡吉凶之報天理之必然而世之人未有知其所以然者予嘗論之天地之運化曰陰與陽而已陽主生故凡孝友溫良慈恕順睦者皆陽之屬也陰主殺故凡殘暴狠愎峻巖削刻者皆陰之屬也惟吉與凶亦然吉者陽也故為善者常吉凶者陰也故為惡者常凶猶君雲以龍命

律以呂皆理之自然非天有意為之也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善惡吉凶之應豈非以其類乎人能知一念之善惡則陰陽分積陽多則其漸可至於聖賢積陰多則去人而之鬼矣可不懼哉可不戒哉此經本為庸俗設故其言明白易了親友楊君龢父樂於為善刊梓以施用意微矣讀者毋以其明白易了而忽之寶慶元年下元後十日西山真某希元

書

蜀人游監簿慶元黨人家乘後跋

慶元黨人者韓侂胄所立名也夫君子羣而不黨黨之為言豈美名也哉侂胄以此誣當世之賢余意當世之賢將隱避之不暇而後溪劉先生顧以是名游公之墓大理寺丞君復以是名其家乘焉何哉蓋是是非非之理天實為之非人力可以倒置也漢之三君八俊非黨也而中常侍以黨名之方其加以是名也斥辱之摧殘之固將使天下之人同心疾之也然天下不惟不疾而

益鄉慕之西州豪傑耻於不與而凡隸名文德之石者
至今望之若神人然則人心所同然者果可以力倒
置之邪當慶元初衆賢盈庭人稱為小元祐而侂胄以
區區鴟弁乃欲祖章蔡故智一罔而空之於是姦黨之
名以立彼其心固謂被是名者不勝其辱矣亦孰知夫
適以榮之邪游公在當時名居餘官之首不問可知其
人寺丞君立志操行凜凜有父風隱德之報將於是乎
在予讀其所輯家乘不勝起敬而書之且嘆侂胄之愚

欲以一手揜天下之目也建安真某

楊慈湖手書孔壁孝經跋

司馬文正公平生未嘗草書雖造次顛沛間一點一畫必如法度觀其書者即知公之為人慈湖先生楊公道德學問追媿前修而於翰墨尤極嚴謹嘉定初獲侍公於著廷見其酬荅四方書問無一字作行狎體蓋其齋莊中正表裏惟一故形於心畫亦絕類文正公而清勁過之傳君佺所藏孔壁孝經又其得意書也嗚呼先生

不可作矣學者即此而觀之猶足以窺大賢氣象而知立德之本云

跋誠應廟記

柳儀曹歿於柳而廟於羅池或曰鷺山柳水之勝侯所愛也吁其誠然邪以某觀之皇皇后帝命百神以主四方亦猶君天下者簡群材以蒞衆事也其才宜乎是則使職乎是烏待其自擇哉儀曹之為守也有功于柳歿亦祀于柳蓋帝嘉其功而胙以茲土非私之也靈澤廣

惠夫人生以誠事親歿以誠惠民始祠于浦城百丈山
今建處信衢間鄉火殆徧方其肇靈於百丈也有像焉
浮水而上里之人因奉而祠之今廟于赤石也亦然意
者靈澤之功自近而遠故上帝因之廣其所涖之地若
古諸侯加地進律之典歟然則俞君應龍之建是祠其
亦奉行天命云爾少仙龔君栗既誌其事某復推行其
說如此是是邦之人知靈澤之食于斯也天實使之而
非俞君之私意欽翼巖事永永亡替云

跋湯士恭手書周易諸經

漢熹平中議郎蔡邕等奏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令邕書石立於太學門外學者取正焉然當時所書者易尚書公羊傳禮記論語而已餘未暇及也今湯君以八十餘老不緣朝廷之命不憚翰墨之塵盡寫諸經以及論孟亡軼遺者非其篤學嗜古白首彌勵疇克逮此今之業文辭取科第者雖一經不能遍覽况能盡筆之乎一經猶爾况群書乎然為彼者不妨坐竊寵榮而君連

蹇至老無一遇者可悲也已然君不以連蹇故而倦於筆墨此其所以尤可貴歟

跋周子德穎齋記

按詩實穎實粟穎謂禾之秀出者也凡世之言穎悟穎達者皆取諸此上饒周君子德以穎名其齋而德莊少仙為之記其志蓋將卓然自拔於世俗之表斯亦奇矣雖然不可以無本也不嘗觀諸隴畝之間乎方其播植之始芽之茁者粟如也逮其少長苗之發者鍼如也積

培壅之功飽雨露之潤歷三時之久涼風一秋萬頃雲
偃此豈朝夕力邪為學工夫何以異此勉哉周君日從
事於斯厚養深培以須日至之熟則其穎之秀出也有
期矣不然揠苗以助長適為學道之累周君其戒之

跋王秘監文集

嘉定初元公入為吏部兼西府掾俄遷少司成又遷少
蓬兼史事某始以校文侍公于禮闈既又再侍于太學
補試所未幾遂周旋道山群玉間公時年六十五矣鬚

眉皓白顏如渥丹風度粹然語笑有味居一日同舍食已俱出獨公與留茂潛及某在茂潛極言臧吏之害謂當舉行舊典黥隸沒入之始快物論某亦深贊其言竊眡公有若微哂者頃之茂潛退某獨留從容請曰鄉者之言得無未合理道願幸公教我公笑曰二公俱盛年不當顯持一切之論時雖未盡悟公意固知必有謂也其後獲觀過江諸賢議論乃知國初權宜時出之政姑以洗五季汙習自中世後寢不復行故紹聖崇寧間章

蔡諸人不得借此以網善類然後知公精識遠慮真有前輩風流而恨前者言之易也因思更化初方大治權臣支黨公獨懇懇以泰道包荒為言益與前說指意畧同使公得位於時盡行所志則其均調消息之功必能深為國家元氣之助奈何一斤不復而死隨之吁可嘆已紹定己丑屏伏山樊公之子爚以所刊家集來示反復盡卷追憶道山對語時距今二十有二載矣驚歲月之不留慨典刑之益遠愴然久之輒用筆于篇末庶覽

者不獨知公之文且有以識公之志云

跋平寇錄

端平甲午建陽龔賊犯
邵武守臣王堃平之

陸敬輿言兵者無他人情而已予友王子文講學論政
素有本原未嘗嫺軍旅事也一旦綠林叩境從容籌畫
動中節會曾未旬浹俘馘係塗樵川幾危而復安蓋其
機神通悟洞照事情故能應變不差如此予讀耘叟李
君所記本末知宣公之言為不可易輒書其末端平元
年八月五日建安真某

贈五行任君

炳

以理論氣者濂溪先生之學也以理論數者安樂先生
之學也鄮山任兄炳推演五行必本於理其迨有聞於
二先生之學乎識者毋以陰陽者流例目之紹定四年
某月某日西山野叟真某贈

西山文集卷三十五